

隴中文化研究叢書

主編 効天慶

副主編 連振波 汪海峰 楊齊

牛氏家言校注

連振波 蘇建軍 ◎ 校注



甘肅人民出版社





連振波，1968年出生，甘肅通渭人，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員。1992年畢業于西北師範大學中文系。現為定西師範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副主任、副教授，定西師專隴中文化研究所所長，定西市政協常委，甘肅省作家協會會員，定西市作協副主席。曾獲甘肅省“園丁獎”。出版詩集《影子：與風的蠟像》，在省級以上學術刊物發表論文近20篇。



蘇建軍，1967年出生，甘肅通渭人，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員。1990年畢業于西北師範大學中文系。現為定西師範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副教授、圖書館副館長。系甘肅省書法家協會會員、定西市書協副秘書長、定西市書畫院畫師。合作出版專著《洮岷方言與普通話水平測試訓練教程》，在省級以上學術刊物發表論文20多篇。

牛雪樵廉訪樹梅，述其父愚山先生作麟之言也，真摯堅忍，
爲近世講家所不及。

——曾國藩

治行直駕龔黃召杜之上，而存誠主敬之功，則又如宋之司
馬。公（雪樵）腳踏實地，蓋當代醇儒，不僅循良第一也。

——胡林翼

閣下（雪樵）續紹翁文，學宗關洛，循吏名儒，聲聞海宇。

——嚴樹森

責任編輯：宋學娟
封面設計：王林強

ISBN 978-7-226-04587-9



定價：56.00元

圖書在版編目（C I P）數據

《牛氏家言》校注 / 連振波，蘇建軍校注. -- 蘭州：
甘肅人民出版社，2014. 5

ISBN 978-7-226-04587-9

I. ①牛… II. ①連… ②蘇… III. ①家庭教育—中
國—清後期②《牛氏家言》—注釋 IV. ①G78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4)第077336號

出 版 人：吉西平

責任編輯：宋學娟

封面設計：王林強

《牛氏家言》校注

連振波 蘇建軍 校注

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

(730030 蘭州市讀者大道 568 號)

甘肅新華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張 14.875 插頁 2 字數 360千

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~2 100

ISBN 978-7-226-04587-9

定價：56.00元

序

田樹

在中國古代社會中，家庭和家族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，在文化傳承、人格養成、道德培育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職能和責任。我國歷來重視家教和家風，故家訓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和重要組成部分，對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的維護起着特殊的作用。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是古代士人追求的最高理想。只有修身、齊家，才能治國、平天下。而家訓一方面是修身、齊家的客觀要求，另一方面則是家族興盛的內在要求；既是國家法律的延伸和補充，又是國家教化的細化和完善。只有使家族教養合乎社會要求和國家政教，個體才能從容地進入公共領域，家族才得以可持續發展。

通渭牛氏四百年書香門第，家學淵源極其深厚。牛樹梅受其父牛作麟《牛氏家言》的影響尤其巨大。牛作麟『幼貧廢學，年十六七始願讀，而身業樵牧，境與心違。自念不知書無以爲人，往往夢中哭醒。』二十歲後，始從父受業讀書。當年隴中大旱，赤地千里，餓殍遍野。牛家竟日絕炊，但牛作麟仍不斷苦讀。其父竹林公嘆曰：『兒至此，何忍督之？歲熟得命，讀未晚也。』作麟公卻說：『日月難

再，命宜飢死，非讀之過。苟得生，則與未飢者同，而與未讀者異矣！」三十歲，『始補弟子員』。後得腿疾，不得不坐館謀生，並親教牛樹梅、牛樹桃讀書。《牛氏家言》中大多數篇章，是牛作麟諄諄勸導兒子、兒媳、學生等的言論，其真性真情，不偽不巧，從生活的點滴說起，字字珠璣，是一部修身養性的傑作。

《牛氏家言》講性情，說理趣，于言笑顧盼之際，或感想，或體悟，或疑問，總是用儒者的『反身之誠』，關照到人的終極價值觀精神。《牛氏家言》文風質樸，言之有物，情感濃烈，論證縝密，詳細記載了牛作麟、牛樹梅等的思想、言行、德操、文論，其中不乏具有濃鬱地方文化特色的詩文。他的詩歌樸素厚重，感情充沛，沁人心脾；文章寫親身經歷，理趣盎然，骨風清俊，渾厚樸拙，把人的殷殷真情和落落真理，直接展示在讀者面前，讓人如寒衣棉帛，飢食黍粟，是隴上文苑里一顆璀璨的明珠。

縱觀古今，我國古代家訓、家書著作甚多，而以『家言』傳世者並不多見。《牛氏家言》一改『家訓』居高臨下的嚴厲口吻和清規戒律的乾枯無味。其中所涉持身、持家、居官、居鄉、處事、處人等方面的文章，無不條分縷析，同源共貫，言言可銘金石，字字皆為針砭。它既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家庭教育寶典，更是人們為政、做官和做人的行為寶鑒，在正人心、化民俗方面有十分巨大的意義。

定西師專連振波、蘇建軍兩位同志採遺珠于沉沙，開寶鑒于銅鏽，精心勘誤，細緻校注，使《牛氏家言》重新得以付梓面世，這對隴中古籍文獻的整理研究和對通渭優秀文化的發揚光大，皆具有積極的作用。特別是在培育和弘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今天，此書的出版更具有突出的時代

特點和特殊的教育意義。在此，對他們二位的辛勤工作表示敬佩！希望以此為契機，繼續努力，選好題目，在地方文化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更多的成績。

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日于蘭州黃河之畔

霜中翠柏心庸改 火里紅蓮性自清

——兼評《牛氏家言》的文化性特點

連振波

通渭牛氏爲晚清時地方名門望族，家學源遠流長，惠及後世子孫。牛樹梅，字雪橋，人稱『牛青天』，繫牛作麟長子，道光二十一年進士，後任四川按察使兼署布政使。『以不擾爲治。決獄明慎，民隱無不達，咸愛戴之』。《清史稿》先後被尚書徐澤醇薦爲『樸誠廉幹』，湖廣總督官文、巡撫胡林翼薦『循良第一』。然而，人們只知道牛樹梅，卻往往不知道讓牛樹梅登上『青天』的一架雲梯——牛樹梅的父親牛作麟。他的一部《牛氏家言》（上、下卷）『《皇朝續經世文》編採焉』，在通渭等地，可堪比我國著名的《顏氏家訓》和《朱子治家格言》，其人格魅力、理學思想和價值觀影響力越來越被人們重視。《牛氏家言》繫牛樹梅于道光三十年整理、編撰，是牛作麟的詩文論著和對兒子牛樹梅、牛樹桃等的通信、垂訓之言。『然家人父子之言，布帛菽粟之文，直可與日月爭光，金石不朽。』（趙

叻語）我們能夠從中瞭解到牛作麟在作人、為政、教育、理學和治家等方面的思想和內容。

一、牛作麟生平事迹概述

（一）少年清苦，立志讀書。牛作麟，字振風，號愚山，誥贈通奉大夫。『幼貧廢學，年十六七始願讀，而身業樵牧，境與心違。自念不知書無以為人，往往夢中哭醒。淚痕漬枕，恆如也』（翁祖烈語）。年二十後，始從父受業讀書。因為『奇貧，亦無專功，如乘電穿針。』當時，隴中大旱，赤地千里，餓殍遍野。牛家也竟日絕炊，但他仍不斷苦讀。其父竹林公嘆曰：『兒至此，何忍督之？歲熟得命，讀未晚也。』公對曰：『日月難再，命宜飢死，非讀之過。苟得生，則與未飢者同，而與未讀者異矣！』牛作麟年三十後，『始補弟子員』。然而，命運並不眷顧這樣一位刻苦讀書之人，『及歲乙亥，幾瀕于死，雖留殘息，而人中無復有我，傷哉已矣！』此年，牛作麟先生得腿疾，幾乎殞命，牛氏家境日窘，不得不拖着病體，坐館謀生，並親自教育牛樹梅牛樹桃兄弟讀書。『及汝梅能讀，愁我之外，加以急汝。桃兒漸長，恐其具荒，心更煩也。』在千般取捨中，他決意淡出功名，一心供應兒子讀書。從此，『沉浸于儒先義理之書，雖嚴寒酷暑，功夫罔間……其德性堅定，精神內涵，如梅花之遇冰雪，斂氣自潔，忍寒益馨，而不為沉物所累。』（翁祖烈語）年至耄耋，氣概一如少年，精神矍鑠，為鄉里人所重。

（二）身殘志堅，化育英才。牛作麟先生因家庭條件和兒子天資稟賦，重點培養了長子牛樹梅、次子牛樹桃，此二子也不負先生重望，先後通過鄉試。『道光元年辛巳，余補廩，仲弟入庠，報至家，弟喜甚跳躍，有頃大哭，父母慰之不能止，蓋自傷其無讀書境也。』（牛樹梅語）三子樹樸，因家境貧

寒，不得不輟學務農，其體質孱弱多病，不幸早亡。同年，其妻呂氏因思小兒樹模勞傷過度，舊疾復發，亦不幸離世。面對接二連三的打擊，尤其小兒之亡故，牛作麟先生萬念俱灰，曾作《哭亡子模》（十五首），表達了自己『扶屍殯殮全顛倒，恨不青年哭白頭』的心情。但是，因為對讀書熱愛，他從悲痛中站了起來，把所有心血，都投注在兒子的培養教育上。『今有一梯一人，具在泥水之中，去高阜處六七尺。梯無爲也，人不釣梯，梯不能上；人雖有爲，而不登梯，人亦不能上，必使人自梯而登，至於其上而釣其梯，則二者具至寬地矣。我乃梯也，汝乃人也。』（《寄長兒》）這種安爲人梯的精神，激勵着自己，也激勵着兒子前進的腳步。最終使牛樹梅高中進士，受到『三朝帝師』祁寯藻的重視，使之成爲一代廉吏，被川隴士民稱之爲『青天』。當然，牛作麟教育子女和學生，不僅僅于博取功名出仕爲官。他要求兒子讀書必須要『明理』，『惟德與學，乃無往而不宜。俊秀之士，得明窗淨幾，賢師益友，養成隨和之珍，遇則與一朝君子，揖讓觀光，贊襄當代；不遇則交一世賢士，砥礪以成行，倡和以舒志，聞于當時，傳于後人，此亦盛世之達漸，謝家之寶樹也。』（《與長兒》）因此，他處處以聖人的言行和天地間『困亨相因』的道理，勉勵自己和兒子，窮且彌堅，更加發奮圖強。並且告誡他的弟子李蓉鏡等，雖重爲邑宰者，亦當禁絕諂媚逾美之言，時時檢修自己，『世世子孫賢達者，勿令扛出聖賢門外；愚下者，亦勿令人扛入乞丐門中。』（《與李子蓉鏡書》）

（二）晚景桑榆，克勤持家。道光二十年（公元1841年），牛樹梅考取進士，被授四川雅安縣令，後一直晉陞到知府、按察使（兼署布政使）。一般情況下，『三年清知府，十萬雪花銀』，牛氏家境應當從此小康。但是，牛樹梅任縣令以來，非但沒有讓家境得到改觀，而是因爲清廉，常用自己家的銀

子賠償國庫虧空。『在任未滿四月，賠累二千餘金，惟民心所欣，牌傘米碳之送，道相屬。』（牛樹桃《思源錄》）到彰明視事，碌碌之才，毫無建樹，唯性耐吃苦，下鄉之時，或竹輿，或單騎，所從不過二三人，飯食皆由自發，尋常陋規，去其太甚。』（牛樹梅《稟侯葉唐師》）因此，通渭有諺語說：『他人做官富自家，牛老爺作官往外拿。』牛作麟不得不親自趕往四川，『違心』地訓戒兒子勿『虛名損福』。然而，作麟先生爲了讓兒子在外做一個好官，勿以家庭爲念，他從不以紳士自居，而是親事稼穡，悉心經營家務。『如今遮體充腹，兒媳都在我處問，故升粟尺布，無不經心籌思』。^③爲了調動所有家庭成員的積極性，他常常採用激勵和培植的手段，使家人婦女同心合力，公私相濟，乘農閑用力，或商販，或手工，日夜操持而不敢懈怠，雖寸積銖累，也因少致多，以獎勤懲懶，補貼家用。『今吾家諸事無所私，惟諸婦編草辮，乃其所私也。使因此而培植之，亦謀衣之資也。』（《究弊說》）包括牛樹梅的妻子，所有家庭成員都必須親自勞作，以爲衣食之資。『兒媳景氏（樹梅妻，時在寧遠府任內）紡線，能而且勤，予聞之甚喜……賣之可惜，若能織成布匹，自做衣服，亦必服之無豚。再若有餘，帶到家中，更覺可珍可重，亦足以諷訓親族也。』

（四）訓誡子媳，形成家風。牛作麟先生諄諄告誡子侄生徒，要儉樸持家，耕讀兼濟，不要有仕宦之氣。『子弟宦氣即敗氣。欲子弟無此氣，須是自家打疊得此氣盡。』（《與李子蓉鏡書》）對於自己的兒子，作麟先生不因爲牛樹梅等入仕爲官，而放鬆對他們的訓導，而且面對達官顯貴的奢華，要有堂堂正氣。『吾兒如于自己素位品節，未有舛誤，而他人譏其樸陋，正可引知己自賀，不足愧也。』（《寄四川省城》）同時，他處處居安思危，告戒兒子，『人雖官居一品，家中規模只可爲不窮不富之秀

才。不窮則不陋，不富則不奢。」（《述訓》）秀才之家，則有文化，有雅致，其始易立，其後易守，可以綿延其文澤于儉樸勤勞之中，不然，則會如枯楊開花加速滅亡。他『只願兒忠君愛民，作個好官，以為垂裕之本而已。』甚至對於當時所謂的『囑匪』，他也是以寬大教育為懷，不殺戮，多撫恤，『以及四川咽喉，雖緝捕之事不可少，然須以教化為本務。若什伯中能挽回一二，亦是我作官人功德。縱使不然，彼匪人或死或脫，異日亦必有念及之者，況如此行之，正可以對天地君上耶！兒勿以迂闊無益而不為也。』（《丁未中秋後遣人送誥軸，九月初十抵家，十月回署奉》）

對於兒媳，作麟先生口述筆傳，訓導有方。他告誡兒媳們，要儉樸勞作，自食其力，『一無所事，而衣衣食食，非世所謂蠹乎？將以汝為官娘乎？』更進一步，要她們以古代賢良婦女為榜樣，像『敬姜與曹姑』，女訓垂名。因此，他告誡說，『李氏媳讀書，須于《四書五經》用功。我家世代庭訓，只因為父者奔馳家務，曠廢兒子學業不少，何如父母皆能教訓之為愈耶？』^③並在準備離開四川，返回通渭老家時，特留『上山用力難，上上到山端。高明又廣大，人人仰面看。下山本自易，忽到溝壑地。自家受屈污，他人復厭棄』（《擬回家示兒媳》）的訓示，使他的兒媳都能勤儉質樸，賢良怡人。若亡子樹櫻妻尤氏『獨支家計，撫姪女如己出』者甚眾，牛氏家風蔚然形成。

二、牛作麟理學教育與為政愛民思想評價

（一）牛作麟理學教育思想

《牛氏家言》不同于古代家訓，或照搬儒家語錄，或編撰醒世格言，而是把儒學的精神發揮到一個新的境界。《牛氏家言》從日常生活用度處着眼，特別重視『養氣』，他把孟子的養氣說，推陳出新

到一個高度。『非徒養不善之氣而化之，亦並養敢爲之氣而長之也。』不然，就會『一服儒服，反奄奄欲絕』。牛作麟雖是一個封建時期的讀書人，但他並不迷信，僵化，以樸素的唯物主義情懷，勸人讀書，增強修養。尤其對當時流行的『南人脈長，恆數世不絕；北人脈短，不過一二世而已。』的論調，牛作麟能夠通過分析教育、習俗、社會、人情風俗等因素，明確提出『是豈徒風土所爲乎？亦人之性行習氣所致耳』的觀點，振聾發聵，發人深思。

宣揚理學，知行合一。牛作麟以爲，理學的精髓在於心學。『義皇畫易，及唐虞十六字之傳，所耿耿者道心也。這是命根，經三代而文教漸盛，是從命根上發條干枝葉，然學者已有見末不見本之病。』（《再寄略陽》）所謂十六字之傳，即《尚書·大禹謨》『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。』宋儒稱此爲『十六字心傳』。牛作麟先生以爲，這是理學的根本，是心學的命脈。牛作麟的理學思想淵源于河東學派，由薛瑄締造，被段堅和周惠傳到隴右，後經伏羌（今甘谷）鞏介亭先生被譽爲通渭李南暉傳承成爲關隴理學之一脈。牛作麟對關隴學派的傳承，也受其父親竹林公牛星煥的影響。牛星煥與李南暉是同窗好友，二人對關中李顥及其《二曲集》特別推崇，並將李顥『格物致知』的『物』擴展到『禮樂兵刑、賦役農屯』等實用學問，逐漸自成體系。他批評漢唐以來，購求遺書，箋注盛興的局面，反對學者孜孜不倦于辭採章句，而於心學道統，直若惶惑，讓理學的命根腐朽。因此，牛作麟先生特別重視『養氣』之說，所謂養氣，即養聖賢所謂浩然之氣。這種浩然正氣，『非徒養不善之氣而化之，亦並養敢爲之氣而長之也。』因此，學者雖外貌溫柔和從，而德性所養，自應果健，不以天下事爲難。儒者在待人接物，周旋應對時，應當從『修厥身』三字中得到省悟，戒除『輕內重外』

之弊，達到知行合一。

追求真讀書境界。牛作麟認為，去凡入聖，非以論古人故事，將應爲一己脫胎換骨，其路徑只有『實心實踐』。而先聖之書，不過指其攸趣而已，豈能代人行路？這其實就是牛作麟一生追求的讀書境界，追求的孔顏之樂。他反對爲了科舉而忘卻聖人讀書法門，提倡真讀書。所謂真讀書，就是躬行孔子『古之學者爲己』的格言，要加強自身的修養，以達到利己利人的真境界。『今人讀書，只如坐門巷之前，逢人問路，曰此去蓬萊幾許，雖博訪善記，不過于日積月累之久，能言蓬萊路境，而其身仍在故處也。』（《讀先儒語錄三則》）牛作麟提倡真讀書境，並不反對從事舉子業。他認為『藉令孔子生於今，能忘民胞物與之志乎？不忘民物，不得不爲仕進計，不得不自科甲出，不得不務舉子業。』（同上）顏子的勿視聽言動，與孟子集義同其事；不改其樂，與孟子浩然之氣同其理。而務舉業者，亦有子臣弟友之倫，若『記誦詞章之餘，不知何以不暇爲忠，不暇爲孝，不暇爲弟與信，若果不暇，是舉業有妨于聖學也』因此，他告誡自己的門人及兒子，『吾兒讀書，雖不能字字句句，深入于微，然如偶有會晤處，須要掩卷長思，蓋于真滋味，實本領處得一分，勝如空讀十卷書也。』（《再寄次子洋縣》）他認爲讀書到這個機關處，已是少有的，又況非知之艱，守之維難，此所以入于聖道之難，讀書人當需實心踐行，剛猛精進。

駁斥僧道，崇儒勸孝。牛作麟以儒者自居，以勸善行孝爲己任。他認爲『駿馬一馳千里，苟有所誤，其失必多。……惟大有才而誤用者，務外必行不軌，歷代亂臣是也；務內必壞天常，歷代邪教是也。故父母之生才子者，可喜而亦可憂。』（《讀書偶記》）因此，聖賢教人行道，莫先于孝親弟長。他

認為佛家對待自己父母，『直與他人無別』是錯誤的，『若此者，于自己父母，不顧今生輾轉溝壑，于他人父母，卻欲來世有福。』（《悟真篇》）是一件十分荒唐可笑的事。同時，他亦認為『學仙』是『不愛六親，不事生理』的不孝行爲，『蓋天下之大，其害莫大於學仙』。對於讀書之人，牛作麟引徵朱子等人的學說，說明佛學禪境，于讀書人也是無益。『父閱朱子書，見他闢禪學處，謂此等工夫，不論是非，即以本領言，只可私于己，不可公于世。……人若貪享這個境界，一人鬧場，未有不錯亂無措者。』（《寄長兒京中》）故學者當作載道之文，並且躬修而心維之，使其魂魄精神，鼓舞而出。不然，則頹然漠然，喪失人間正道。

（二）牛作麟爲政愛民思想

牛氏一門兩進士三舉人，一青天倆知府，文教鼎盛，清正傳家，一時爲隴中士民典範。牛作麟一生雖未出仕爲官，但一生在耳提面命兒子牛樹梅、門人李蓉鏡等，如何勤政爲民，居官使人卻有自己的看法。『清廉無私，故是作官的根本，只于聽詞訟、理銀糧處爲之，一吏可代也，終是套事。清吏弊，課農桑，重學校，一有不舉，皆是缺典。』（《再寄略陽》）在牛作麟先生看來，一個好的地方官員，若『催科聽訟而外，毫不以爲事，是曠職也。』他必須格外崇獎地方的孝友賢良，以求移風易俗，敦厚人民。他主張爲政應當學習古人『懸象魏，徇道路』之風範。

因此，一個好的地方官員，若『乃催科聽訟而外，毫不以爲事，是曠職也』，必須要格外崇獎地方的孝友賢良，以求移風易俗，敦厚人民。其次，爲政者必須清廉威嚴，執義行仁。『居官以仁爲質，而所以行吾仁者，義也；不能以義，其所謂仁者，只以姑息養奸而已。』（《寄四川省城》）他希望自己

的兒子在登堂理訟時，『法度森嚴』，『鐵面冰心』，維護國家法典的尊嚴。『使民無訟，固上智之事也；教民省訟，亦居官者所應有也。』（同上）故刑法之事，『原情猶急于質律』，一訟之累，足以蕩產。產之一蕩，累及數世子孫，居官者尤其『當思其冤彼，勿淹時日，勿濫株連。』其三，要行光明正大之道。『嚴察吏弊』宜『本至誠，行大道，化民不在言語之末。』衙門之弊，在于利益交錯，胥吏作梗。『喻之之旨，大約有三：一發其良心；一戒以果報；一示以法令之不貸。』（《癸卯三月奉》）如是而懲之，則違法者不得而怨我不教而誅，為政者也理直氣壯，深得民心。于愛民方面，更要實心實行，言行一致。『兒理一縣之事，須當以理家事之心理之，切勿有不關切之心。』他認為，為政者必須寓精明于渾厚，藏嚴正于寬洪，『即居官亦當先設教條，而刑以輔之。不然，雖清廉無私，終必在四惡之中。』（《寄略陽書院》）另一個方面，愛民要革汰官員自身的惡習和霸氣。他因引一故事云：宋時有一妓，在某郡守處具稟肯從良，守見其美，批之曰『慕《周南》之化，其情原可哀，空冀北之群，所請終不允』（同上）。由此可見，官員自身所擁有的生殺之權和不良行為對人民的災難。他聯繫到杜麗娘的故事，告誡兒子：『他日如遇此類事，當體乃父不忍之心，周全之可也。』

三、《牛氏家言》在文學上的成就

（一）疏散自由的形式和精深周密的思想

《牛氏家言》在形式上疏散自由，不拘一格，或立論，或駁斥，或傳記、或書信、或雜感，或詩文……境由心生，義理從容。佈局與格式，完全取決于內容的需要，整部書不偏重於任何一種形式，

而是以時間爲序，自然成章，渾然天成。這種文章、詩歌、筆記和語錄兼美的敘述方法及文體，不僅少了繁文縟節的客套，更是把人的殷殷真情和落落真理，直接展示在讀者面前，讓人如寒衣棉帛，飢食黍粟。當然，形式上的疏散自由，並不是說《牛氏家言》在結構上是鬆散或雜亂的。《牛氏家言》以時間爲線索，各種文體的文章，雜陳別列，錯落有致，使作品活潑靈動，意趣盎然。就其個體作品，更是精益求精，力求達到形勢與內容的和諧統一。如他的詩歌《舒愁歌》：

舒愁歌

苦，苦，

皇天，后土！

本神明，胡弗睹？

數歷七年，聲疼兩股。

但念孟非人，即思匣出虎。

憶昔百里遙徵，輒令雙眉低俯。

能舞蹈全憑夢魂，願游嘗不過環堵。

浩浩乎志氣馳八方，愀愀乎憂夢塞六腑。

豈謂靜室中蕩蕩乾坤，乃爲報道者拘拘門戶。